

# 白发回首

薛雯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# 白发回首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□ 薛雯 著

□ 丁敏京 冯丽雯 编

FY36/15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白发回首/薛雯著.-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
2000.3 ISBN 7-5013-1681-3

I. 白… I. 薛… III. 冯仲云-传记 IV.K828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4569 号

书名 白发回首  
BAIFAHUISHOU  
著者 薛雯

---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)  
发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印刷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

---

开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32

印张 8.625

字数 213 千字

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0

---

书号 ISBN 7-5013-1681-3/K·305

定价 20.00 元



著者 薛 雯

## 序

仲云是我的战友，我的伴侣，是我心中永远敬重的师长和兄长。

今年是他九十诞辰和逝世三十周年。

临近世纪尾声，提起他的名字，话题的分量自然缀上几许凝重。白发苍苍，回首往事，心情格外显得不能平静。我不愿也不忍将一连串的问号留给子孙，我认为有责任将本世纪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历史，走过的路程，经受的风雨留给孩子们。能够让后来人追述我们一家的遭遇与变化。从一个侧面了解祖国从屈辱走向振兴的历程，从细致之处感悟到人生的真谛，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人生之旅，可长可短。仲云是一个有才华、有理想、有作为的人，刚届花甲之岁就在风雨如磐的动乱年月里蒙冤而逝。一个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提国，在“水木清华”走上革命道路的莘莘学子；一个在民族危亡关头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；一个曾任松江省省长、北京图书馆馆长，水利部副部长等职务国家栋梁之材竟无端的蒙屈受难，这于国于家，于公于私都是不应有的损失。它留下的除了惋惜和思念，更多的是思索和教训。

人生立世，贵在真情与提守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传世爱情佳话。在抗日战争年代，我和仲云分别十二年。在重逢前我千里迢迢收到的他的第一封信是：“雯，我是

在东北苦斗了14年。曾经身经百战，血染战袍；曾经弹尽粮绝，用草根、树皮、马皮等充饥；曾经在塞外零下40度的朔风中露天度过漫漫的长夜；曾经负过重伤，曾经在枪林弹雨、血肉横飞中冲杀，坚苦卓绝地战斗，矢志忠贞祖国人民……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，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，那么还是我的妻。我是这样地等待了12年，我相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得到结果的。”这篇赤诚忠烈的爱情宣言是我们终生不渝的爱情金链，是我后半生的精神支柱。

我在垂暮之年除了撰写这篇回忆录外，还有两件事告慰于仲云：

今年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为他人为我们国家奉献了自己的爱心。那场涉及南北的大洪水以及我们在洪水面前空前团结的故事，足以成为未来一个永久的话题。我代表全家将多年来的积蓄三万元左右献给了灾区人民，我想这也是曾经从事水利事业的仲云可以宽慰的事吧！

仲云对于子女期望之重，教育之严，作为孩子母亲的我是体会弥深的。尽我心力已将两个儿子、三个女儿培养成人，教育成材，有的在国内重要科研单位供职，有的在美国攻读学位，让他们为造福人类，报效祖国做贡献。仲云未酬壮志由下一代实现，亦可以放心了吧！

谨以此文献给仲云，留给孩子们，奉给热心的读者。

薛 雯

1998年12月

# 总 目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薛 雯( 1 ) |
| 白发回首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薛 雯( 1 ) |
| 铭心话仲云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薛 雯(172) |
| 艰险历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冯仲云(181) |
| 清华园入党和北京地下工作<br>——朱理治回忆录(节选) ..... | 朱理治(236) |
| 忆冯仲云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关沫南(242) |
| 淡泊名利 革命终生<br>——怀念冯仲云同志 .....       | 韩 光(247) |
| 文武双全的革命家<br>——纪念冯仲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.....  | 丁敏京(254)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编写者(263) |

# 白发回首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   | 故乡和家      | ( 4 )  |
| 二   | 云表哥       | ( 6 )  |
| 三   | 从思念到订婚    | ( 8 )  |
| 四   | 北平就学      | ( 11 ) |
| 五   | 彩虹下的婚礼    | ( 15 ) |
| 六   | 加入中国共产党   | ( 16 ) |
| 七   | 担任满洲省委交通员 | ( 20 ) |
| 八   | 艰险中诞生的女儿  | ( 23 ) |
| 九   | 仲云去组织抗日武装 | ( 26 ) |
| 十   | 追捕中的别离    | ( 39 ) |
| 十一  | 回乡路上      | ( 42 ) |
| 十二  | 成了孤雁      | ( 45 ) |
| 十三  | 逃难        | ( 50 ) |
| 十四  | 避居上海      | ( 52 ) |
| 十五  | 意外来人      | ( 54 ) |
| 十六  | 寻找组织      | ( 56 ) |
| 十七  | 开展抗日工作    | ( 58 ) |
| 十八  | 家庭的磨难     | ( 63 ) |
| 十九  | 反攻阶段      | ( 65 ) |
| 二十  | 日本投降      | ( 68 ) |
| 二十一 | 苦尽甘来的重逢   | ( 78 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二 | 团聚后的工作和生活····· | (91)  |
| 二十三 | 三十八岁上大学·····   | (112) |
| 二十四 | 博物馆战线·····     | (115) |
| 二十五 | 仲云含冤辞世·····    | (120) |
| 二十六 | 一家离散·····      | (136) |
| 二十七 | 重见阳光·····      | (151) |
| 二十八 | 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家····· | (154) |
| 二十九 | 战斗友情不分国界·····  | (163) |
| 三十  | 抗洪救灾·····      | (169) |



薛雯之父薛雅三



薛雯之母薛氏



薛雯（左二）于家乡住处前的小溪旁。



冯仲云之父冯德选



冯仲云之母冯薛氏



1923年至1926年，在杭州惠兰中学读书时的冯仲云。



1930年，冯仲云在清华大学拍摄的毕业照。



1931年1月，薛雯（左一）  
与冯仲云之妹冯咏莹在北平  
的合影。



薛雯在颐和园内。

## 一 故乡和家

横林余巷在江苏省武进县与无锡县交界的地方。南面是京沪铁路和京杭大运河，路北有十亩水稻田。再往北有条小溪，溪岸边有个薛家头（村），1913年3月26日我就降生在这个小村里。

这个地方在清末是状元薛方山的官邸。此外还有一个姓冯的官邸。算是门当户对吧，长期以来一直是冯薛两家通婚，以后大部分人家是属于这两个官家的后代或者是官家佣仆的后代。这一带渐渐地发展成为农村的小街——余巷街。居民大部分是冯、薛两姓。

解放前，余巷没有大地主，仅有些小土地出租者，很多人出外经商。我家在父亲那一辈属于破落的官家后代。大伯是秀才早亡，二伯无业。父亲小时候依大嫂生活，后为私塾老师。小叔在外就商。大姑出嫁后就亡故了，小姑则嫁给了冯德选，即仲云的父亲。

父亲结婚后，就自立门户。在收不到学生时，全凭我母亲纺线维持生活。

母亲出生在无锡县玉祁的周家村。她家在镇上开了一个小染坊，是小康之家。她从小爱好纺纱织布，由我姑夫介绍与我父亲结婚后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。

在我降生的时候，母亲已生了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。怀我时，父亲正失业，只好出外找工作，生活相当困难。为生活所迫，母亲想把我闷死在生我的马桶里，这对母亲也是万分痛心的事。我的一个堂姐，中午时分不见我家烟筒冒烟，便到房门口，见门关得紧紧的，听到里面有大人和孩子的哭声。她打开房门，把我从马桶里抱了出来，劝慰了我的母亲，这样我才得以留在世上。

父亲去湖南洪江投奔我姑夫冯德选（仲云的父亲），在那里当了一个县衙门的文书。后来当了代理知县官，生活有了好转。在我将三岁的时候，全家去了湖南。不久，由于军阀混战，又回到家乡。

这时父亲及我小叔都有钱了，由我父亲改建了薛家以前的房屋。靠东，隔一条棺材弄是薛家祠堂，再往东隔三分桑田是我祖父冯德选家，他家也盖了一座三间宽三间深的二层楼房。我家门前有四间宽的红砖铺的场地，往南临溪有个小花园，三面种植着冬青树做围墙，里面有石凳、石台。石砌的堤岸边种植着几棵小榆树，在碧清的溪水中倒影婆娑。小溪南是十亩青黄色的稻麦田，再往前是沪宁铁路。路南是白帆飘逸着的京杭大运河，再往南面就是景色优美的阳山了。我们的小园中种植着万年青、夹竹桃、月季花及羲竹，还有假山、石台、石蹬。这样优美的景色自然在余巷成了最赏心悦目的地方。

父亲建完了新房，又出外在汉口找了份工作。当时在薛家祠堂里办了小学。我两个姊姊依托二伯母就在家乡薛家祠堂里的小学校里上学，哥哥已死，只有我跟母亲去汉口父亲那里。

那时我已五岁，母亲怕女孩子脚大了将来不好嫁人，给我缠上了脚带。父亲是很开通的，他见到了就批评母亲，他认为男女都是一样的，并把裹脚带剪断了。

母亲又怀上了孩子，带着我回老家准备生孩子。回家后正赶上为大伯母庆阴寿，家里要来不少亲戚，她帮着张罗床铺，肚子被压了一下，孩子死在肚子里，生下来是个浮肿的男孩。母亲十分伤心。后来家中只有我们三姐妹了。

父亲在汉口工作了三年又失业了，只得回余巷老家筹款督建余巷小学校新校舍。后来他去陕西吴新亭旧军队中当了一个文书。因他所在的部队一直没有调动过，他也就在陕西待了七年后才回到家。

母亲一生节俭。父亲在陕西部队时常往家里寄钱，生活比较富裕，但她还是照样每年养两季蚕，种好多菜，腌上几坛子咸菜。我十四岁以后就帮她抬水抬粪、背桑叶倒桑渣。她是三寸金莲，我在劳动时尽量照顾她。母亲很善良，总是将钱、粮送给困难的人家。

父亲在陕西这段时间内，大姊去苏州职业女子中学读书，二姊在无锡兢志女中上学，乡间没有中学，母亲跟前又没有人，不让我离开她。这样，我在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失了学。

## 二 云表哥

家庭以外，有一个常常关心我的人，他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云表哥。

云样，学名叫冯仲云，是姑夫冯德选的第二个儿子，比我大五岁。父母在湖南作木材生意，他在十岁就跟三舅父（我父亲）从湖南回老家，寄居在二伯亮臣家读书。在余巷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杭州惠兰中学。

在暑假里，一到夜晚，余巷前前后后的十几个男女中学生来到我家，搬上藤椅、竹榻、藤榻、竹板凳，团坐在红砖场上乘凉、谈笑、唱歌或做各种游戏。我的母亲性格开朗，她总是给大家炒一罐子蚕豆，放上两个西瓜，然后摇着一把扇子，去桥头找她的同龄人聊天。我的大表哥冯勤功（后来是我的大姐夫）往往躺在藤榻里，前面放一个长凳，两脚搭在长凳上，一帮小孩子围着他，听他讲《山海经》。唯有云表哥，拉着我的辫子不让我去听，他总是提着一张竹椅，叫我去小溪边坐好，他则坐在青石台上，给我做心算题。他帮我复习算术，教我观察星星、月亮，学习天文地理。他曾是我校暑期补习班的算术老师，总是督促我的学习。

云表哥性格忠厚，他总是很细心地关照别人。母亲到桥头谈天要经过一条窄窄的砖路，两边是草丛。她怕蛇，临去总要交代一声：“待一会儿让云去接我！”如果大外甥（仲云的哥哥）去接她，就会想出吓人的主意，例如突然大叫“有蛇”来吓唬她。

1925年，云在杭州惠兰中学读书。当时他父亲在湖南经济情况已不好，他想早一年考大学，结果没有考取。他哥哥为这事发火了，骂他不要脸，云回了一句嘴，哥哥非要打死他不可，大家拉开了，把云藏在舅妈家后面的一个破屋里。我给他送饭的时候，见他手臂上破了一个大口子，还在出血，不由地掉下眼泪，他反而安慰我说：“别难过，我不怕疼！”当时我虽然年幼，但总觉得他好，他能关心人。母亲和大姐薛静也都喜欢他。

第二年夏天，他以全校第三名，数理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惠兰中学。不久就到上海去了。在那里他躲在小舅妈开设的小煤炭店闷热的阁楼上复习功课，并报考了清华大学。后来清华在报纸上发榜，他名列第四。他考取了数学系（当时称算学系），那一年录取的只有他一个人。

学校通知书来了，“清华”是当时国内最有名，也是最难考的学校之一。在家乡人心目中，进入“清华”注定要留洋的，大家都非常为他高兴。他二伯父为他准备行装。去清华要从横林乘夜车到常州，然后转车到南京，渡长江再北上，要走三天三夜，当时大家觉得这是遥远的旅途。仲云启程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夜晚，在门前小溪边的码头上送他的有他的二伯父、我的母亲、大姊、还有我，老人们千叮万嘱一路小心，到清华后来信。当一叶小舟慢慢地从似有似无到完全消失时，我也觉得丢了什么似的非常难过。同学存在妒嫉之心，没有来送他。

那时，余甚有了邮政，但没有邮递员，外地来了信就放在街上小药铺里的邮政信柜上，由收信人自己取回。自云表哥走后，我就常去看信。一次，居然见到北平清华大学一排红字的信封，上

面是云的笔迹，我高兴地拿着信就往回跑，告诉大姊云来信了。

这信原来是写给我的，厚厚的七八张信纸，大姊拆开信看了笑着交回给我。她一面高兴地告诉妈妈云平安到校了，一面对我讲：“明早你去告诉二伯，云来信了，信在我这里。”第二天我见二伯就照样说了。二伯急忙找大姊要信看。仲云的信按常理应写给供养他读书的二伯，而他却写给了我，信中又缺少对二伯的问候。善良、懂事的大姊怕二伯伤心，就撒了个谎说：“云来信了，他一路很顺利地到了学校。昨晚我把信放在口袋里，今早洗衣服泡烂了。”二伯听了也就放心了。

云给我的信中，写了与我分别的心情。那天我穿的是白衣服。他写道：“一个白白的影子慢慢地在我眼中消失了……”信中叙述了一路风光及学校的美丽，最后他写了一句：“亲爱的雯妹（雯，这是他给我取的名字），我希望你将来做我的终身伴侣。”这就是云，在我十四岁，还不理解什么是爱情的时候，他就确定未来要和我生活在一起。

### 三 从思念到订婚

仲云到清华大学以后，给我寄来不少进步书籍。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，没有钱买书，但他和同住一室的赵夔、邢苏华两人是好朋友。赵夔的父亲是浙江省的一个公安局长，比较有钱。赵夔买的书上都盖有“赵苏云”的名字，是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的，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们亲密的程度。有些书如歌德、高尔基、鲁迅、郭沫若、谢冰心等等的著作，开拓了我的思想，使我明白了要改造社会、要进步就要奋斗。云在寄来的书中有时也夹上一张字条，那称呼总是“亲爱的雯妹”。

云小时候受军阀混战逃难之苦，在中学时代目睹社会的黑暗，